



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馆



游国恩在国立青岛大学

在现代楚辞学研究史上有两位大家,一位是闻一多,一位是游国恩。两人既属同庚,又先后在武汉大学、国立青岛大学(1932年更名为山东大学)和西南联大三度同事,研讨学问的重点,还同是以楚辞为重的先秦文学。彼此的学术欣赏和共同的追求,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,堪称学人友情的典范。

楚辞大家闻一多、游国恩三次同事之谊

□ 杨洪勋

结缘《楚辞》惺惺相惜

闻一多是在游国恩的启发下进行《楚辞》研究的,两人在研究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,并成为《楚辞》研究的大家。1942年出版的《楚辞校补》是闻一多的代表作,在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引言中,作者写道:“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,游泽承(国恩)和许骏斋(维遹)两先生。泽承最先启发我读《楚辞》,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。没有他们,这本书是不会产生的。”

闻一多关注《楚辞》始于1929年。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,读到了游国恩于1926年出版的《楚辞概论》,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陆侃如在《楚辞概论》序言中称此书是“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”。闻一多对游国恩在《楚辞》学方面的学术造诣钦佩至极,作了很高的评价,便以文学院长的身份向武汉大学校方推荐了游国恩。游国恩来到武汉大学后,任中文系讲师,讲授中国文学史。这是他们首次共事,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游国恩建议闻一多亦研究《楚辞》,闻一多接受了他的建议,开始关注《楚辞》。

在青岛比邻而居

1930年9月,国立青岛大学成立,闻一多接受校长杨振声的聘请,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系主任,教授《唐诗》《名著选读》《英诗入门》等课程。鉴于游国恩在《楚辞》研究上的成就,闻一多极力向校长杨振声推荐游国恩。1931年8月,游国恩被聘任为中文系讲师。闻一多与游国恩再度共事。

如果说在武汉大学时,闻一多与游国恩仅仅是在学术上互相欣赏而已,那么在国立青岛大学期间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来校后,闻一多与游国恩比邻而居,同住学校的第八校舍(今一多楼)。闻一多住在楼上(月租70元),游国恩住在楼下(月租60元)。从此,两人得以“早晚谈论《楚辞》《诗经》”,有了更多把酒论文的机会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闻一多受游国恩鼓励,开始了《楚辞》的研究工作。

住在第八校舍的还有理学院院长、数学家、博学鸿儒黄际遇,他在《万年山中日记》中,记述三人交往的情景:1932年6月10日:诣闻一多、游泽承宅,助多君伉俪灌园之兴。7月4日:晚饭后仍往一多处茗谈,泽承在座,实秋后至。一多志笃学高,去世绝远。7月7日:闻一多、游泽承来谈。7月17日:夜微雨中访一多大学路,泽承与焉。

1932年秋,闻一多离开青岛,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临行前,闻一多将家具及生活用品一并送给了游国恩。从闻一多任教清华大学至1936年游国恩离开山东大学,四年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,其中多为研学内容,交流《楚辞》研究的心得,并互寄文稿。

1933年暑假,游国恩利用假期到北平看望闻一多,闻一多接信后欢欣鼓舞,于7月2日回信

说:“阔别经年,屡承垂问,私心感慰,曷可言状,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,曷胜欣忭!惟盼将大著中有关《楚辞》之手稿尽量携带,借便拜诵。”20天过去了,仍不见游国恩到来,闻一多于同月26日再次致函游国恩,表达了盼望之情:“久候不来,亦无消息,望眼欲穿矣。”后来,闻一多读报方知京汉铁路因故中断,接游国恩信知其已返回青岛,为之遗憾不已。8月21日,闻一多再致游国恩信称:“病中再读大著,渊博精深,突过古人,是诚不愧为后来居上矣。”

西南联大开课“摆擂台”

游国恩在青岛,一住就是五年。1932年后,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,他继续留任教授,直至1936年离开。

1937年7月,全面抗战爆发,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,任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,为学生开设《诗经》等课程,卓然成为《楚辞》研究的大家。

1939年游国恩随当时所在的武昌华中大学迁到大理喜洲后,正是日寇大举侵华,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。游国恩忧心国事,开始经常写作旧诗以寄怀。

1942年8月,游国恩应罗常培邀请,离开华中大学赴昆明,任西南联合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。游国恩和闻一多第三次聚首,同为中文系教授,交谊更笃。

1943年2月7日,游国恩与闻一多等人围炉谈诗。据浦江清日记:“天阴,寒甚。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。游泽承谈散原诗尤劲。传观诸人近作。佩公(朱自清)晚霞诗、重华黄果树瀑布诗、泽承律诗数章均佳。”

在西南联大中文系,集中了三位举世闻名的《楚辞》专家:系主任罗庸,教授闻一多、游国恩,三人各擅所长。西南联大作为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,对于教员和学生,提供了极自由的空间。教师在讲授内容、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,几乎拥有全部的自主权。规定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,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。有一年,闻一多、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《楚辞》,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。老师之间有如“摆擂台”一般,各自拿出绝活,吸引学生听讲。这样的安排,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,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。

当时物价飞涨,西南联大教授们穷困潦倒,连一日三餐都不能自保。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游国恩不得不在中学兼课,闻一多则是挂牌治印,以补家用。1943年秋,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,闻一多、游国恩与杨振声、冯友兰、郑天挺、罗常培、陈雪屏、唐兰、沈从文、彭促铎、浦江清、罗庸共12位教授发布“开源之道”的广告《诗文书集联合润例》,上面写着石章每字100元,牙章每字200元。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三年间,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1400多方印,亦曾为游国恩刻有印章多方。

齐长城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,可谁又会想到,在莱芜境内距离齐长城70余公里外的地方,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鲁长城。齐鲁争雄,夹在其中的小小牟国成了天然缓冲区,南北边界上,两段长城对峙,见证了一幕幕腥风血雨,成为山东大地上一段极为罕见的历史人文景观。

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,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与莱芜市文物办联合,山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莱芜地区重点区域调查工作全面展开。在莱芜南部徂徕山脉附近,一处类似早期长城形式的大规模石墙建筑遗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经过对石墙遗迹和出土文物分析,专家认定该处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遗迹,极有可能是鲁长城遗迹。

鲁长城,史籍里没有任何记载,如果不是有这么一段难以解释的城墙赫然立在那里,大概没人会相信世上有鲁长城。这段遗迹西起莱芜莱城区的崇崖山,向东沿徂徕山余脉蜿蜒断续分布,东至钢城区的黄羊山与青羊崮一带,总长30余公里,全部位于山岭北侧,由石砌的矮墙与城堡组成。

石墙现存高度1米左右,高的达2米以上,厚度为1.2米至2.8米,较厚处以石砌城墙,中间夹杂沙土碎石。石墙多修筑于两山之间的平缓地带,山顶上建有城堡和防卫哨所。城堡多呈圆形,居于山顶最高处,有的瞭望口还依稀可辨。其中,大盘顶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城堡,南北最长85米,东西最宽42米,城墙最厚处3米,城堡内残存石砌方形房址20余座。

说起山东地区的长城,人们更熟悉齐长城。这处长达1200余里的古代长城被誉为“长城之父”,30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距莱芜这处疑似鲁长城70余公里外,就有一段构造坚固的齐长城,两者南北相对,几乎平行,呈现出军事对峙之势。

史籍没有记载,并不代表一定不存在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研究认为,鲁国曾设置并废弃“六关”,而关口往往具有军事防御的职能,而且春秋时期几次重大的战役,像长勺之战、夹谷之会都发生在两长城之间,所以结合记载来看,鲁国并不是一味退让,也有自己的前沿阵地,鲁长城的存在应该是合理的。

作为周朝的两大诸侯国,齐国和鲁国,一个是皇亲国戚,一个是股肱之臣,原本世代交好,但随着齐桓公上台,齐国日益强大,和南面的鲁国发生冲突也就成了迟早的事。

顾名思义,齐长城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。既然有齐长城的存在,为什么鲁国又大费周章修鲁长城呢?其实,当时在莱芜一带,齐鲁两国之间还夹杂着一个牟国。牟国是祝融的后裔,国都位于莱芜辛庄镇赵家泉村。西周的牟国疆域不大,大约包括今天莱芜的东部、南部及新泰、沂源的各一部分。进入春秋战国以后,弱小的牟国生存空间不断遭受侵蚀,不得不依附大国,成为了鲁国的附庸国,一应事务听鲁国差遣。

如果仔细看看莱芜齐长城、鲁长城的走向,可以发现中间存在一个空白地带,两座长城之间,恰恰是牟国的所在。三国之间,齐国居北,牟国居中,鲁国居南。鲁长城所在的山,其实是当时鲁国和牟国的界山,由此可见,鲁长城应当是紧紧围绕着鲁国和牟国的传统边界修筑的,当时应有百里左右。正是因为中间夹杂着牟国,鲁国为保北方边境安宁,不得不修了这么一道长城。

修长城是劳民伤财的大事,当时的鲁国财力有限,城墙是用就地取材的青石干垒而成,再加上长度较短,总体上比较经济实用。

那么,鲁长城究竟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?公元前684年,为报鲁助公子纠争夺君位之仇,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不听管仲劝阻,出动大军攻鲁,进逼鲁国国都曲阜。见大敌当前,鲁庄公发兵抗御,将战场放在了战略要地长勺,长勺正在牟国的境内。

曹刿论战,以少胜多,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。这一战,虽然发生在牟国境内,但参战双方在各自边界上修筑军事防御设施以备不时之需,显然是合理且必要的。只不过,此战因为是双方早期交锋,时间仓促,只能临时布防,尚来不及修建长城。

一般认为,齐长城的修建时间最早始于齐桓公,当时只修了西段,位于齐鲁边境地区,主要目的是防御鲁国。显然,齐长城的修建应在长勺之战后。对鲁国而言,看到几十里外齐长城建起,自己相应修这么一道“防火墙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公元前611年,鲁文公重病在身之时,齐军进犯鲁国北部边境。公元前589年,齐顷公也开始了对鲁国北部边境的侵伐。当时牟国尚在,显然遭受了不小战争的创伤。这两次战役,鲁国均在北部边境,也就是牟国、鲁国交界处进行了严密布防和积极反抗,可以推断此时鲁长城已经建成一段时间。

公元前567年,齐灵公灭莱之后,没有后顾之忧的齐国掉头西扩,攻击鲁国北部边境地区,先后进行了“城之战”“防之战”“崔杼攻鲁”等一系列吞并战争,牟国也沦为了齐国的附庸。原本还有牟国这几十里做缓冲区,可这下子,鲁长城真成前沿阵地了。

综合分析,此段鲁长城的修建应在长勺之战以后,且略晚于几十里外的齐长城,并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和加固才有了今天的规模。齐、鲁长城修建时,牟国尚存,两段长城与牟国南北边境几乎平行修建,像是齐鲁版的“三八线”。

当然,这一切还有待更多出土证据来检验。正如方辉所言:“历史太过浩瀚,于文献当中记载的只是九牛一毛,而那些大量未被记载的史实需要考古人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,去发现。”

【文化地标】

神秘鲁长城,见证古齐鲁战火烽烟

□ 张九龙